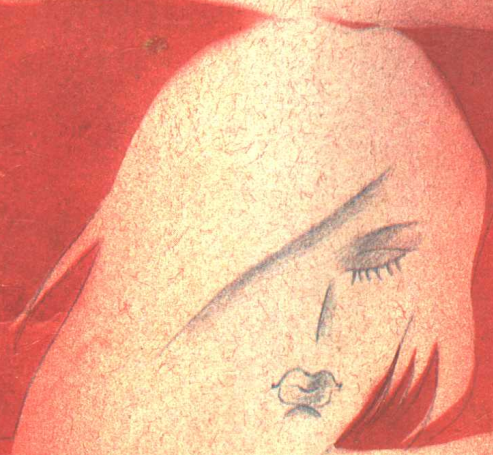


女秘书

去毛家湾

昆仑出版社

王波著





我欣赏这样一句话：在政界，在情
场，在水银灯下，在上帝面前，都能说谎，
在艺术里，不行。

王波

207241 / 61

在京都大动脉——现代化的长安街东段某处，有一座方圆一平方华里的庞然大物似的军事大院。大门为气魄雄伟的瓷砖贴面的朱黄色西式建筑，右侧门柱上镶嵌着一枚粗犷的电子表。四周有一道棕红色的高墙，象一道红平绒帷幕一样将大院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自成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自成一个风雨阴晴的小气候。

大院可大致划为泾渭分明的南北半球。北半球是办公区，有一道灰色带状似的围墙与南半球生活区隔离。灰墙上隐约可以看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几个残缺不全的大字的陈旧痕迹。灰色围墙里面是整齐划一的五十年代的苏式方块砖水泥建筑。它们对称地排为两排，四周用宽敞的柱廊联结为一个整体，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经受了三十余年抽风似的急风暴雨的洗礼，至今在那些高层建筑的衬托下，显得古老、破旧、矮小。在这个正方形体的建筑群中央是一个小花园。花园内有一座小巧的石桥，桥下是一条干涸的水沟。办公室灰墙的西侧是一片果园。果园往西，过一条柏油路，只见树木森然，绿草茸茸，翠绿掩映之中隐约可见一道红色的围墙。这是北半球的首脑要害部位，是大院的“中南海”。有固定哨和游动哨护卫。院内长着许多年代久远，树冠如盖的法国梧桐

1

桐，高大的树干斑斑驳驳，象患有皮肤病一样。从南大门往东西延伸，与中轴线成丁字形，有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两边绿槐枝干交叉，浓阴匝地。门诊部、军人服务社、澡堂、理发室、菜店等等，社会生活必需的大小细胞都集中在这条繁闹的马路两侧，人们戏称为“王府井大街”。到星期天或节假日，男男女女、大人小孩，游人如织，自行车、小卧车穿梭往来。这里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生活源，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源。人们在这里购买生活用品，在这里有意识无意识地碰上熟人故旧或领导干部，在这里匆匆交换三言两语。诸如人事变动，旅途见闻，首长趣事，桃色新闻等等信息，只要在这里一撞击，便能以疯狂的裂变速度传遍南北半球。

在中轴线的东西两厢，又整整齐齐地排着许多排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两层的红砖宿舍楼群。派出所户口簿上一万余人就住在这面孔如一的红楼之中……

北京的七月，太阳离地面好象特别近，把热烘烘的烤人的射线无遮拦地直泻下来。一丝儿风也没有。似乎大自然只要再有一点点的误差就可以把人类毁灭。

这时候，在南半球东部六十四楼东门三层的一间斗室内，空气闷热，粘腻，使人觉得好象进了密不透风的蒸笼。

主人孟宾于高大俊秀，面庞微黑，浓眉，大眼，高鼻梁，说起话来胸音很重，给人一种浑厚淳朴的第一印象。他上身穿着两道筋背心，下身穿着一个灰色的宽大短裤，束束腰带，只是简单地挂着裤钩，浑身都淌着小河，正跑里跑外与他的爱人忙得不亦乐乎。他手忙脚乱地把圆桌支起来，又匆

勿用毛巾擦过，突然又发现坐在椅子上抽烟的柳汝之、陈羽受着热气熏烘的煎熬，立即又调整了一下台扇的方向。台扇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情，正对着柳汝之和陈羽颤颤悠悠地摇着，发出一种超负荷的隆隆声。这下坐在对面壮得象头牛一样的司徒空吹不着了。

孟宾于瞥了司徒一眼，笑哈哈地说：“司徒你委屈一会吧。”

司徒拉拉裤腿，把腿翘起来，正色说道：“这样正好，正好。”

柳汝之板着黄色的烟脸严肃地说：“他不热。你吹他干吗？你别把这位大编辑吹感冒了！”

这下引得孟宾于和陈羽发出一阵痛快淋漓的大笑。司徒正想为自己辩解，柳汝之却仰起脸向孟宾于：“张仲素怎么还不来呀？”

孟宾于右手腕往怀里一拧，看看表，说：“是呀， he 说是十二点，现在都过了，这家伙！”

突然楼道里传来一声广东腔：“不要骂人么！”

随着长长的拖腔，门口出现了张仲素。

这位仁兄的形象可谓奇特：短短的腿，大大的肚子，上身穿一件大方格的短袖衬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每一个钮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他那高高的广东人特有的颜面骨、娃娃鱼似的阔嘴和梳得油光发亮的黑发，都给人一种怪异的印象。

“呀，老张呀？”

柳汝之、陈羽、司徒、孟宾于四个人都惊讶地叫着，“哄”地一声围上去，一边上下打量着他，一边热烈地握

手。

张仲素象一个小老板似的，站在高大的孟宾于对面，笑嘻嘻地说：“怎么背后骂人呀？背后骂人就不好了嘛。”

“不用说骂，你不来，我们还想到你住的宾馆接你呢。”孟宾于说着，慌忙给他递上一支琥珀牌香烟。

张仲素突然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用手一挡，严肃地说：“你们怎么现在还吸尼古丁呀？在国外，随随便便给人递烟，已经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了。”

大家一怔，然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张仲素梗着脖子威严地扫视着大家，问：“笑什么？你们还不相信呀？”

孟宾于笑着说：“相信，相信。今天就是特意请你来讲讲国外情况的。”同时，把张仲素让进来，坐到一张硬板椅上。

“我在加拿大上飞机前就想，路过北京，咱们同学们一定要聚一聚。恐怕不是我，你们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呀！”张仲素拖着广东腔，不容别人插言地说着，并且严肃地瞅着其他四个人。大家则以微笑不语来回答他。但每个人的眼睛里分明又有话——谁不知道你张仲素呀。你老兄呀，恐怕在十五年前，你比别人都守旧，都封闭，都土得掉渣儿，见了树林里的亲吻男女都不敢正眼去看。可是如今却发生这样大的巨变，尖尖的皮鞋可以当钻头，短衫上系着棕红色斜格格的领带。他妈的，谈吐还这样自信、自傲，带有教训老同学的味道……

柳汝之笑眯眯地问：“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前天晚上。绕道巴黎回国的。”

“巴黎？”

司徒和陈羽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

张仲素好象不解似地说：“是巴黎呀。”

陈羽羡慕地瞧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张兄，心想：他去了巴黎，居然去了巴黎，雨果、司汤达描写过的巴黎，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留过学的巴黎，如今高等华人子弟又趋之若鹜的巴黎！他居然也去了！一个贫民知识分子？

“巴黎有条妓女街，”司徒突然眼睛发着亮光，问：“你去了吗？”

张仲素不动声色地说：“我想你司徒要路过，是一定要去的了。”

司徒点点头，回答：“可能。”说罢，抿紧了嘴，挑衅地看着张仲素。

张仲素一个错愕，然后说：“好，司徒到底是文学编辑，在文艺界工作，思想解放。”他忽然自尊自大起来，“咱们同学们，出过国的，现在恐怕还就我一个人了。我有责任向你们介绍一下国外的情况。”

柳汝之说：“当然有责任。”

张仲素环视了一下大家，脸严肃起来：“老实说，我们这些人的知识都陈旧了。在当今的西方世界里，知识的发展很快。莎士比亚如果活着，现在也是一个半文盲。这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因为英语单词同他在世的时候比，新增加了一倍还多。他当然就写不成亨利四世、五世那样的戏剧了。我出国的目的就是更新知识结构。”

陈羽以羡慕又揶揄的目光津津有味地注视着这位仁兄。

“未来社会将向高瞬态发展。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知识的关系。人与物，比如结婚礼服，美国已出现了纸做的。人与人的瞬态关系使得人将没有长期永久的朋友。高度自动化的社会中的人具有高度流动性，少数几个人具有密切关系的稳定性结构将被破坏。每人都必需善于结交新朋友，善于忘掉老朋友，这一点以后我们恐怕也要有个思想准备呀，形势发展很快呀。”

张仲素的宏论恰似一阵带着寒气和咸涩的大西洋海风扑到了人面上。大家不禁都以凝神、发怔的目光盯住这位仁兄，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

这时司徒眼睛里发出了亮光，抿紧嘴角，摇晃着一颗大大的头颅，几乎是牙缝中蹦出来似的，说：“苏联作家写过一篇小说叫《火车站》。人生就是一个火车站。”

陈羽一摇三叹地说：“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尤其对军人来说。”司徒空继续冷幽幽地说着，亮晶晶的小眼睛狡黠地眨着，偌大的圆脑袋还不住地直晃。这个高材生早于十年前从军队转业到《小说月报》当文学编辑，现在对军队可以说是无好感，说得如何刺激便如何说。

“我同意司徒这个观点。”

张仲素又以一个长者、智者、尊者的口气严肃地对大家说：“十五年前，我们七个人从白城草原来到北京从军时，谁能想到，司徒不久就去当了大编辑，我上大学当讲师，柳汝之当了办公室副主任，我们唯一的女同学李端……哎，可是了，李端怎么没来呀？”

他这么一问，大家心里一惊，互相询问地交流了一下目光，然后是一个短暂的沉默。

柳汝之抬起眼睛问孟宾于：“通知了吗？”

孟宾于谨慎地说：“她说是要来的。”

“你怎么通知她的？”陈羽关切地问。

孟宾于说：“我直接往她家里打的电话，她亲自接的电话。”

“她恐怕不会来。”陈羽看着大家说：“很长时间来，她避免与同学们接触。”接着，他又叹息道：“是啊，谁也没料到她会走上这样一条人生的道路，会成为这样一个带有太多的神秘色彩的女人……”

“至于李端这个人么，毁誉不一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度。”孟宾于字斟句酌地说着。

柳汝之深深地叹息一声：“是啊，她的前半生历史已经写成了，这后半生怎么走啊？这次百万大裁军中，不知道白鹤龄怎样对待她。如果要继续整她，不原谅她，那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这时，孟宾于的爱人围着围裙进来问，“现在吃行不行？”

孟宾于问大家怎么办？还等不等李端。大家都感到李端是不会来了，见了面有许多难言之处，绝对不会来了。

孟宾于把手一挥：“上菜吧。”

饭菜是丰盛的：一只红烧鸡，一条很大的黄花鱼，一盘海参炖猪肉，一盘凉拌海蜇，一盘青椒炒肉，一盘蒜苔炒鸡蛋，一盘油菜配银耳……宾于是实在的，慷慨的，又拎来一瓶三十八度洋河大曲，两瓶五星啤酒。大家都惊叫着，寒暄着，“砰”地一声，开瓶口的声音，瓶子碰杯子的叮当响声，将气氛为之一转，一下子热烈起来，心情也亢奋起来。杯子

斟满酒后，“呼隆”一声，大家纷纷离座，站立起来。

孟宾于用浑厚的声音说：“这第一杯……”

柳汝之接上去：“为张兄博士后归国干一杯！”

“对，干！”五个人大声小叫着，发出一串碰杯声。

正当五个当年的同学开觞痛饮之际，一个圆朗的女声撞击到大家的耳膜上：“呀，你们已经喝起来了？”

大家往门口一瞅，都惊愕不已地愣住了。

是李端。

她亭亭玉立在门口！上身穿一件薄如蝉翼似的黄色的柔姿纱，乳峰高高地把柔姿纱挑起来，明眸清澈动人，黑发蓬松如云一般披于脑后，与白嫩润泽的长脸细脖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下身穿一件海军蓝的裙子，似乎短了一些，把两条美丽的长腿裸露出来。她虽然已经四十岁，但好象永远青春常在，永远明艳丰腴，永远优雅干练一样，立刻又把同学们的心深深地震动，立刻又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皇后”。而且，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她能使人想起那逝去的青春年代，有着任何其他女性的不可替代性。

孟宾于的反映最快，把酒杯放下，没有任何距离感地走过去，笑眯眯地说：“等你好长时间，你不来，我们就喝起来了。”他轻轻地推着李端肉感的臂膀，“来来来，这个杯子是你的。”说着把杯子斟满了。

李端顺着乳峰走上前来，大大方方地伸出细嫩的手，对张仲素温婉地一笑，说：“欢迎你，大博士。”

张仲素紧紧地握住李端的手，咧着娃娃鱼一样大的嘴说：“你这样姗姗来迟，等于我欢迎你了。”他继续握住这位女性的手不放，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临时有点事……”李端的大眼睛里瞬间闪过一种
冰凉忧郁的神色，推托说。

林荫道。闷热。她感到浑身每个毛孔都往外浸着汗珠，
柔姿纱的双肩和后背都有一种粘腻的感觉。她禁不住几次用
手往上提提衣领。她觉得自己的腿在发软。我为什么要去？
象我这样一个堕落的女人还有何面目去见同学们？人家将以
何种态度来接待我？陈明的姘妇，林彪的女秘书，就这两顶
帽子一戴，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想重新做人呀？她冷笑了一
声，感到自己太天真，太耽于幻想。她的脚步停住了。何必
去自讨没趣。倒不如栽到这由皇冠、尼桑、雷诺等高级卧车
汇成的钢铁巨流里去！……不，不，这是一个弱者的念头。
我不能死。我一死，就再也没人说清我的历史了。我要重新
站起来之后，哪怕再去……我现在还不能。我要同命运去搏
斗！我寄希望于白鹤龄这个老共产党人。我应当去找他，拜
访他，向他求救。他会向我伸出慈父般的手？或许会的。或
许压根儿就不可能的。但是，李端，你要自强不息。你不能
自暴自弃。这几年，你费尽周折，已经重新回到部队，又穿
上了军装，又回到了宣传处，这很不容易！

这时，一个十分漂亮的男青年从对面走过来，撞了她一
下。她知道，这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清楚。
我不能前功尽弃呀。我为什么自惭形秽？你自己对自己都没
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别人还能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呀？她感到
对自己这种怯懦的心理哭笑不得。观念。自己的观念都是陈
旧的。张仲素这个乡下书生，竟然博士后回国。我当然应该
见见，呼吸点新鲜空气。当然应该回到自己的一代人中间

去。如果他们都不能理解我，那我真应该认真想一想了。

“李端，见到你，我很高兴。”

张仲素又抖抖握在一起的手。

李端凄然一笑，摆摆头发，好象抛去了什么似的，问：“是吗？”

“怎么不是呢，刚才我们还在说你来着？”

“说我什么来着？”李端的秀眼瞥瞥大家又问。

“说你不来是不对的。”

“我这不是来了吗？”

其余的人都交流了一下目光。

孟宾于说：“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松开手，咱们喝酒吧。”

大家都笑了。

孟宾于把酒杯递给李端。李端笑着掩住嘴：“我不能喝。”柳汝之简洁地说：“你能喝。”陈羽说：“你不喝，可是对张兄不礼貌了。”李端感到一股热气直灌胸膛，痛快地说：“好，我勉为其难了！”然后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这豪情盛气突然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男人。大家倾杯饮毕，坐下。

张仲素好象突然有了启发，说：“现在我要谈谈我们唯一的女同胞了。”

李端心头一惊，立刻又强作笑颜，摆着手：“甭说我，甭说我。”她故意不去看任何人，而低下头去夹一片海蜇皮。

“怎么不能说你？”张仲素的迂劲儿上来了，双眼冷冷

地直射着貌似心不在焉的李端说，“张仲素今天在老友孟冀于家里，议论的范围不能有界限。”

李端把手中的筷子轻轻稳稳地放在瓷盘的边上，然后抬起头来，美丽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动了几下，不嗔不怒，不喜不悲，冷静沉着地凝眸回视着同学们，最后明确目标，盯住发难者，说：“我说张仲素同志，我今天可以说是高高兴兴来参加欢迎你的博士后归国宴会的。”

“我不怀疑。”张仲素面色凛然，正襟危坐瞅住对方。看他的阵势象一只精力充沛的好斗公鸡！

李端的嘴角掷出一个轻轻的冷笑：“那么，你是存心要向我发难罗？”

“这就整个错了。”张仲素张着特号的大嘴说：“我的意思你知道吗？”

“你说吧。”李端引而不发地点下巴。

张仲素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说：“我作为你的老大哥，对你的生活问题不能不闻不问呀。你的婚姻是不幸的。这里涉及一个观点问题了。中国人对婚姻问题看得太重。尤其对离婚者往往有偏见。我告诉你们，在美国，再婚已经非常盛行，每四位新郎中就有一位再婚者。李端你的婚姻算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李端突然仰脸大笑，笑罢，娴熟地伸出剪刀似的长指，捋捋耳际的头发，朗朗地说：“可惜，此地不是大洋彼岸呀！再说把我当作议论的中心，是不是欠点公允？”

张仲素扫了大家一眼，说：“我是感到我们这几个从大草原上从军的同学……你们想到过十五年后的今天没有？”

陈羽摇摇头。柳汝之严肃冷静地抽着一支烟，盯住对方不言语。

“不过，我想到过，我们之间，有的高升，象我们老柳。”张仲素指指目光深邃、举止沉稳的柳汝之。

孟宾于一边忙着张罗，一边从旁插话：“他是干出来的。”

“不管是怎么出来的。总而言之，老柳，你的官位不小了。办公室副主任，副师职。在封建社会，你这就相当于一个州官了。”

柳汝之瘦长的身材，瘦长的脸，又是深沉地瞟了张仲素一眼，无话。

“李端，如今你也是一个副团职。”

李端丰腴的面颊一红，掩饰性地用手捋捋如云的黑发：“请不要取笑我了。”

陈羽非常敏捷地转变话题，问张仲素：“我说，老张呀，你在加拿大，可能也受了点性解放的影响吧？”

司徒插话：“料想仲素兄也有不少桃色新闻吧？敢不敢给老同学们开诚布公？”

司徒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室内空气顿时活跃起来。

“我们这里有女宾，还是注意一些好。”张仲素瞅瞅李端，凛凛然摆出一副老夫子的面孔。

这句不经心的话却触动了怀着一种苍凉和自惭形秽的心境来聚会的李端，她忽然凄迷地一笑，端着一杯酒站起来，伸开质感细腻的玉臂，强作笑颜地看着大家说：“来吧，别光说话了，咱们来个‘满堂红’吧！”

同学们纷纷离座，椅子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张仲素左右耿耿，把酒杯“当”地一声放到桌面上，说：“我不对了。”

他这一动作把大家都搞懵了。你耿耿我，我看看你。不知这位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传统的清贫傲气与西洋新观念粗糙地杂揉在一起的仁兄将会有如何惊人的举动。

“糟糕，我们把老朋友忘了！”张仲素突然神色俱厉地说。

到这时，大家还没醒悟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老朋友。

“杨子江！”张仲素大声喊道，“你们怎么都忘了杨子江！”

原来是他！

如果是这位杨兄，说句公道话，没忘，他的举止时时在老同学的眼前，他的名字时时在老同学的嘴边。但谁也不愿意提他，特别是在今天。李端曾默默地在内心里祈祷，让这个午宴平平安安过去吧。

可是，一个飞觞纵饮，酒佐谈兴的超常境界被破坏了。

李端低下头去，咬住下唇。半晌，抬起头来时，已经是泪眼模糊了。她举起酒杯说：“这样吧，我今天以一个特殊的身份，代杨子江，向诸位请罪。这杯低度酒是他，子江，请大家喝的！”

说毕，头一仰，倾杯而尽，然后珠泪盈眶地把酒杯倒过来高高举起。

大家默然。酒是低度的。人的感情是高度浓缩的。

陈羽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感到自己经不起李端声泪俱下

悲壮举止的冲击，想掉泪。

李端以一种肯求的神情如女神一般举着酒杯。看来，大家不把酒喝下去，她不会改变姿势的。

张仲素瓮声瓮气地说：“李端，你这样倒把我弄糊涂了！”

柳汝之突然疾言厉色地说：“喝了！”

司徒、陈羽、孟宾于都同时喊：“喝了，喝了！”

一个个一饮而尽，柳汝之的嘴角还滴着酒液，他用右手摸摸嘴角。

“这下我不明白了？”张仲素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请你喝了吧！”李端举着空酒杯走到张仲素的面前。她比张仲素大约高出半个脑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位土洋结合的老广，带着咽声说：“你看大家都喝了，就等你了。”

张仲素将双手一背，象个小老板似的，左右晃动着上身，说：“这不明不白的酒，我怎么能喝呢？”

“仲素，这是子江请你喝的！”李端的泪流下来了，声调也变了。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你先喝下去，今天晚上再做个梦。他会在梦里给你讲清楚的。”李端一本正经地向张仲素解释。

“这家伙，我出国时，他还欢送我。回国了，为什么不欢迎了呢？”

“他远足了，”柳汝之象哄小孩子似地说，“一时半时回不来，所以，让李端……”

张仲素的娃娃鱼嘴突然一乐，高兴地看了李端一眼，

说：“那么，我明白了……李端你真好样的。我祝你同子江破镜重圆，重结百年之好。你就恕我直言吧，你早该如此了。”

“重圆……重圆……一定的……一定的……”一股饱含着悲怆的意味从心窝直冲鼻尖，李端的眼泪象断线的珍珠般滴滴嗒嗒落在盘子里。

大家都感到心酸极了，冰凉极了……

从孟宾于家出来时，她才发现自己的短衫都湿透了。她急匆匆地跑回自己的宿舍（严格说来这里是杨子江的宿舍），

“砰”地一声关上门，靠在门上，喘息片刻，才把柔姿纱短衫和蓝色的裙子脱下来，往沙发上一甩，拽过一条大浴巾，走到大衣柜前对着镜子擦起来。她看到自己的全身除了一个洁白的乳罩和粉红色的三角裤衩外，全部都裸露着，仍然是那样的光亮，白嫩、细腻，仍然那样匀称、窈窕、漂亮。她每擦一下，那两个乳峰就象小兔子似的蠕动一下。她自己对自己凄然一笑。突然生气地把头发搞得很乱，象一个疯婆娘，女人呀，你的美丽其实是最大的祸根。如果她自己是个丑八怪，何至象今天这样狼狈？这样悲惨？何至使杨子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本来是想与同学们好好欢乐一场，温润一下这受伤的心灵的，谁知道张仲素不明就里突然要找子江呢？去哪里找他呀！子江呀，子江，你不该如此！现在你轻松了，解脱了，却把这么沉重的精神负担让我一个人来挑，让我一个人直面这险象丛生的人生！

夏日的午休，窗外和楼道里是这样静寂。似乎有一只小鸟在窗下那株木槿花枝上啁啾。